

武俠叢談
上

H815.1
504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甲 集
十二冊

文 藝 叢 刻

定 價
四 元

談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說。說與戲劇。欲改良小說。戲劇。宜先明其事之歷史。與經驗。本集叢談叢考各書。對於詞曲新舊劇。及新舊各種小說。莫不窮究源委。融會中西。實為並世無兩之作。謎話兩種。尤能益智。畫史一種。足以廣見聞。全部十二冊。茲將分冊價目列下。

宋 元 戲 曲 史 一 冊 六 角

梨 園 佳 話 一 冊 五 角

顧 曲 塵 談 二 冊 六 角

西 洋 演 劇 史 一 冊 二 角

讀 畫 輯 略 一 冊 四 角

小 說 叢 考 二 冊 八 角

歐 美 小 說 叢 談 一 冊 五 角

橐 園 春 燈 話 二 冊 六 角

邃 漢 齋 謎 話 一 冊 一 角

序

童子於古書無不喜。史記於史記無不喜。游俠刺客諸傳。讀荆軻。借樊將軍頭。白衣冠悲歌渡易水。非甚。竄懦必愕。胎震越慷慨之氣。現於眉間。是可知勇爲達德。實與有生以俱來也。太史公曰。文之敝。小人以僿。鄭訓。僿。苟習文法。無悃誠也。而中國古號文勝。清之季世。教化不修於上。風俗媮薄於下。父兄懼子弟。或觸世網。抑勒之挫折之。稍長與世交接。徑遂而行。又動輒得咎。不如詭遇之。有所弋獲。於是戕賊杞柳。同流合污。所謂苟習文法。無悃誠者。非耶。一旦遇歐人相形。見絀則羣相非笑。曰。中國人豈不悲哉。余服膺史記。又此文敝之世。史公不可幾。則竊取史公之意。以爲小說。私意欲救僿以武也。兒女英雄傳。小說之談。武俠者也。兒時讀書村塾。夏夜納涼。嘗爲田舍郎道十三妹事。聽者眉飛色動。雖詞俚意淺。而通俗逮下。則爲高文典冊。所勿如意。頗自信以爲小說。可爲易能。而又有功。今輯是編。猶斯意也。或曰。今日以往。爲科學時期。書中所言。多荒誕不中理。類神話。毋

乃不可曰無傷也。齊莊避螳臂。勾踐式怒蛙。史冊美之。乃若其事不已。慎乎哉。吾子亦毋以詞害意可耳。且天下之理亦曠矣。眼前事物卽而窮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澈。吾儕於拳藝未嘗學問於所不知。闕疑可也。抑世傳武當少陵兩派見於志乘。天下之大。必猶有祖述而傳習之者。有能起而正是編之謬者乎。是則筌蹄之用。又安可棄也。民國五年月日武進憚樹珏

跋

技擊者。蓋古兵家者言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班孟堅論次兵書五十三家。技巧十三家。與焉。齊人隆之。孫卿謂之亡國之兵。此自推論仁義之無敵耳。究之。齊蔚爲霸國。蘇季子謂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未必非隆技擊之效也。太史公論列五方民俗。至謂臨淄之俗。勇于持刺。爲大國之風。不其然哉。輓近吾國震於槍礮火器之致遠。謂非肉薄所能爲功。至薄弱有之。武術爲不足事。然吾聞日本有所謂柔術者。游東瀛者初見之。以爲近於中國江湖賣解者流。未之奇也。而彼都人士乃尊之爲武士道。迨日俄之役。兩軍相見。日軍往往肉薄陷敵陣。以奏膚功。於是柔術之效大著。而世之議者。乃知中國之伎擊。爲不可廢也。抑吾徒有游於瑞典而歸者矣。謂瑞典雖弱。小然其人剛猛好戰。雖虎狼之俄。猶畏之。其教戰也。所練者騰高距遠之法。頗多。惟刀劍擊刺之法。使兩人對習。偏身相向。首冠鐵絲籠。而手臂韜以重革。以防創。

傷各執軍器直刺如中國古劍術焉此其視中國之伎擊有以異乎否乎乃世之柄兵者不察不自知崇固有之國粹徒思數步邯鄲冀欲丐他人餘瀝以自潤漑是其捨己田而他芸雖謂之大惑不解不爲過也吾嘗讀某報載皖人某嘗獲師承而精於武術貧不自存思以術授徒糊口顧國人無應者有英國教士見而奇之謂曰汝能隨吾往倫敦乎月數伯金不難致也其人謝曰吾受業於吾師嘗承師之戒矣吾師戒曰慎轉授人非其人尤勿授也汝乃欲予傳術於外國耶且吾習聞師說苟業成而貧困不聊生者寧爲盜以自給毋鬻術以爲食也嗚呼彼桓桓者寧非國家干城之選乃不能爲國家捍力邊圉而資疆敵羅致其人以爲己用在其人雖有所不忍於祖國究之貧無以自存終不能不自棄於爲盜此誰之過歟今本書所撰次爲盜者什人而伍則皖人之言驗已寧得謂之非有國有家者之責歟無錫錢基博

武俠叢談上冊目錄

張大三

錢基博

一

老鏢客

錢基博

二

孫二官

錢基博

三

朱三寶

錢基博

五

鄒姓

錢基博

五

甘鳳池

錢基博

八

閩僧

錢基博

一四

某公子

錢基博

一七

秦大秦二

錢基博

一八

莫懋

錢基博

二一

南楊北朱

錢基博

二二

范龍友

錢基博

二五

清江女子

錢基博

二六

馬永貞

錢基博

二八

嶽山農夫

錢基博

三〇

梁興甫

錢基博

三二

石勇

錢基博

三四

僧念亮

錢基博

三六

王子仁

錢基博

三七

嘉定老人

錢基博

三九

庖人

錢基博

四一

李漁

錢基博

四三

戴俊

錢基博

四五

履店翁

錢基博

四七

胡邇光

錢基博

四八

白太官

錢基博

四九

禿者

錢基博

五一

三山和尚

錢基博

五二

蔣志善

錢基博

五三

潘五先生

錢基博

五五

環秀菴僧

錢基博

五七

王遂

錢基博

六〇

拳術紀聞

杜階平

六四

游俠別傳

西神

八一

武俠叢談上冊

張大三

錢基博

無錫張大三名定邦嘉慶丁卯武舉人也。人以其于兄弟次居三而軀幹偉碩異甚。身長逾六尺巍然巨人。遂字之曰大三。云其試武闈也。方馳馬注矢欲發。馬驟人立。大三顛而下。隨躍起。攀馬尾超而上。瞬間馬已近鵠。大三猝不暇挽弓。亟抽矢夾指間力撥連發。三矢靡不洞的主試者以下睹其狀。一座盡驚置高第。自是大江南北無不知有大三者。大三亦重自負。及赴兵部試。至天津寓一農家。其主翁白髮鬢鬢年八九十矣。挈一幼孫侍知客。武舉人張姓道江南來詢曰。君張姓又江南人得勿識無錫張某某否。張某某神勇人也。因嘖嘖道大三武闈馬射事不輟。大三心喜欲自承。瞥見翁舍旁有大石礮一徑及丈。其孫戲推之。聲隆隆僅三匝而力已竭。翁哂謂客曰。稚子肌骨柔脆。究不濟事。老夫雖邁猶可買勇起推石礮數十匝而神色自如。大三心怯。礮製絕偉。巨恐力不任。不敢試。伺翁攜其孫

他往潛起推之牢不可動心則大駭私念已負盛名而不及此農家子能與燕趙間豪傑相見角勝乎卽日罷回南不試心忽忽不樂遂以癡終

潛夫曰吾邑嘉道間言武勇者必推四張四張者邦炤邦煜衛清及大三四人皆武舉人也而大三輩最先爲尤著

老鏢客

錢基博

陶育臣嘗爲予言關東巨盜都魁悍武桀甚非江淮間窮民迫飢寒爲盜者比也故巨賈豪商挾貲出其地者輒不吝厚幣延聘護行武士其人大率持鏢三寸許製以精鐵銳其末擲擊人數丈外無不中世稱之爲鏢客云老鏢客忘其姓名挾伎走關東數年矣所護車大小輒什伯輛計每宿次味爽就道列炬如火龍驟馬伯數客視輜輶盡上道已則背負巨囊乘馬殿其後盜睹其夥頤沈沈知所挾攜者必不貲欲劫取之而未悉客能勿敢勿遽發覘之數矣意其背所負囊必武器也久之覘知客每夜宿店視車從盡息輒獨坐出紙雙疊而裁以指成條大小若

不經意然脩廣如一隨撮置拇食兩指間搓之成捻輒偶而非奇五十偶爲一束得再束乃度囊挾之寢如是爲常積數什伯束囊巨若牛腰乃知中實無武器也然莫測其用一日伺道中邀之瞥見客手所負囊撮兩紙捻發擊盜盜先登者驟僵踣餘莫敢上負嚮僻路走視之紙捻中貫兩眸子盲矣

潛夫曰嗚呼驥足不蹶于羊腸而蹶於康莊盜明不盲於雙丸而盲於紙捻天下之大無畏者天下之大可畏者也予又聞之育臣曰嘗訪友某輪船局適有鏢客行道乏賞嚮索貸見其以鏢上擲中廡下椽頭倒掛於其上駢兩指逆插入計櫃洞焉櫃故製以堅木者也疊五十錢以指撮其兩端力擲之中四十八錢碎爲半而指近撮之兩錢轉能完好無損予之半銀餅乃重取一鏢擊前擲掛椽頭之鏢中其柄齊墮下各承以一手持去其伎亦精矣故附記之

孫二官

錢基博

竹塘江陰之南鄉也有孫二官者富家子少小好拳勇閱師數矣後遇一名師趣

去衣裸其身相之曰。若膊棍圓而不扁。形若胸駢脅寬博。若脛強直而不撓。能習藝必精可教也。遂教以鍊形運氣之法。以匹布圍其少腹者。再匝緊約。異甚。誠曰。此於法不得臥食。離離且殆。二官謹受教。從之學。三年。每一鼓氣。能周身磊砢。作塊巨槌。撲之皆反躍。以背腹貼牆壁。能相吸緣行而不墜。師又誠曰。子伎已鮮對矣。然慎勿去汝腹布圍也。二官少年擅武伎。負氣絕矜隆。輒與人角。無能勝者。羣思有以敗之。激之曰。若誠好漢。子必鬆汝少腹布。宵睡一宿。乃信汝也。二官雅自多慚。應不能貽人嗤許之味。且不能興矣。急足延其師視之。蓋腎精下注。一泄不能止。而痿蹶也。師亟布氣兩拇指上推其腹。乃已然不能壯。伎如初昔矣。潛夫曰。師之教其弟子。乃不若紀涪子之鬪雞也。紀涪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望之似木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嗚呼。二官乃一鳴已變而學之。三年敗之。崇朝豈非虛驕恃氣。有以致之乎。可以誠矣。

同治間。無錫有朱三寶者。名捕也。道行遇一人。疑爲盜蹤之。至郊外。其人反身語三寶曰。若欲係捕我乎。三寶曰。然。急側身作勢。待用武。其人忽仰臥。兩足貼地。迸力疾躡。如矢一躡去。已數丈。再三躡。無見矣。三寶不及追。而還他日。又遇其人。惠山逐之。抵一谷。四面崖壁峭峙。無路行。大評逼之曰。若將何遁。其人忽背貼崖壁。間游行上昇。如蛇且昇。且俛視三寶。笑曰。若胡不逐三寶。怒拾石擲之。其人輒左右避。不能中。須臾登崖遁矣。

潛夫曰。頃有盜趨捷無倫。善距躍。雖高墉危垣。莫能禦。捕不獲。被杖。一日獲焉。恨盜累已杖數。且笞無算。盜曰。毋笞若輩。不過欲懲予。後勿盜耳。然笞無益。可數人挾予疾繞走室中。無休。伺予足疲。欲仆。驟以冷水浸吾足。足必病。水腫軟癱。不能踊躍如飛矣。將何恃以爲盜哉。捕如其言。後果腫不消。不能爲盜。

鄒姓

錢基博

距無錫縣五十里而南。有鄉曰新安。鄒姓者。佚其名字。鄉之人也。鄉故濱運河而居。當日河運未廢。歲漕東南粟給京師。舳艫什伯銜接。無不出其地者。謂之南漕。漕卒夙多魁碩。怙氣力者。橫甚。一日。有一卒挾婦人登岸。游於市。市少年諧評曰。好嬌。嬌羣譟而和之。卒慚。怒搏擒少年。歸縛舟柱。褫其衣。裸身而澆。以冷水罵曰。若欲好澆。澆乎。吾茲償汝志矣。土語嬌澆二字音似也。故云。少年驟徹骨寒。噤號救不成聲。衆隨環岸觀者數百輩。羣爲不平。譁罵聲若殷雷。然無敢撻救者。卒亦應罵。益以水沃少年頂。淋漓下濡。至踵。衆相顧無誰何。鄒姓適以事過之。排衆入睹狀。心則大怒。一躍登其舟。揮右肱仆卒。墮水。而用左掌力擘少年縛柱繩。繩斷。挾少年反躍上岸。傍卒洶洶取械逐鄒。奪少年。鄒亟以付衆。揮手使速退。曰。去。毋溷我。植立俟。一卒驟進。持械拄其胸。鄒徒手無以禦。佯爲傾跌仆地者。誘之益進。突起一足蹴之顛。乃得奪其械。與持久之。雖衆械環進如風雨。鄒常有以格之。無能損一毫毛者。然鄒用力久。少惰。而卒進者方益衆。勢不支矣。有遊僧荷擔自

遠方至。覘鬪。目覩卒怙衆暴寡。心不勝憤。乃捨擔揮杖大呼入搏。與鄒并力。亟以背就鄒。鄒亦以背應之。兩人背相合。乃各持械當一面。擊敵敗走之。鄒方欲驅敵。忽覺背無所附。回視僧不見。急捨敵。覓僧已荷擔走。不知何往矣。自是鄒以技擊有聞于世。然世之隆技擊者。每好角技相凌。出人上聞鄒。能甚之。輒有以嘗焉。一日夜二鼓。寢方酣。忽室門戛戛有聲。知有盜起。關門出視。懼盜伺門外。伏暗中襲擊之。左手披門。橫右肱作勢。外格門去。門驟關。舉肱一揮。忽大聲崩騰發。庭中地震響如山。坼裂然者。蓋其先盜移石桓三拄其門。門重。門不任。欲折故。戛作聲及門。關鄒橫格以肱。石桓反擲數尺外。仆庭。故震響也。旣睹庭中一盜距躍屋脊。鄒騰身隨上。盜再躍已去。已十丈許矣。鄒視盜趨捷甚。勿敢逐也。返視偃地徑數寸石桓三斷爲六矣。初不自意其腕力乃健絕若是。顧不以自喜。彌恂恂畏人。勿敢校。知天下健者匪一也。市有大盜白晝隻身刦質肆。負重金遁。肆中武力士數十操戈揚聲逐之。無敢迫擊盜。主計者素稔鄒勇。亟飛使走走告。請問道。遮出盜前。

邀之。鄒如言。遮出盜前。側身斜伸一足。俟道旁。意態蕭閒。若無意于止盜者。盜飛逃間。忽見一人道旁側立。有勢。知匪善敵。立垂右手下抵地。疾轉其掌嚮鄒。揚之。有風着體。若颯。鄒不覺噤顫。自知不敵。亟斂手縱使逸去。里人周君同愈言之。潛夫曰。余聞之周君曰。鄒有子曰拱之。邑秀才也。今猶在。嘗語人曰。吾父其有以詔我矣。曰。技擊搏技也。能是不足以自衛。徒賈禍。其技彌能見嫉于人。彌衆人必爭與我角。角之不喪軀。必人爲我戕。是兩人者。必喪其一。匪仁術也。其言類有道者。故誌之。

甘鳳池

錢基博

當愛新覺羅之世。在康熙間。天下言武術者。無不知有甘鳳池矣。鳳池。江寧縣人。縣號天下名城大藩。明太祖嘗都其地。愛新覺羅專制方夏。選八旗饒銳。居明故皇城鎮之。號曰駐防。其人有欲試其技者。令袒臂橫肱小門口石道中。驅牛車數十輪。絕肱上過。無纖痕。不論創也。觀者駭服。飲之酒。醉與人較。藝倒植長頸酒甕。

于地一足立。用兩指持一竹竿。令衆數十曳之。屹然不動。忽驟鬆其手。曳者咸倒地。偶出行。見兩牛鬪田畔。角交不解。牧人欲制之。而無術。鳳池徐以手壓牛背。兩牛皆陷入地數尺。展轉不得動。怒目視。徐提出之。若雞雛然。其勇力絕人。有如此。鳳池體不逾中人。然手能破堅。握鉛錫如搏沙。輒化爲水。宜其手所抵擊。無不立碎者。一日觀劇十廟。兀立劇臺前。人莫敢近。突有跛丐來前。相擁擠。叱之勿聽。反與爭。鳳池怒。握拳奮擊。若中敗絮。了無所楚。笑曰。少年盛氣哉。徐步去。鳳池乃大愕。久之。欲追叩姓名。而丐已不見。究不知何許人也。鳳池以此頗歛。抑壯歲遊京師。以技謁某王。王曰。客何能。曰。臣能輕斃蜻蜓。重逾泰山。王奇其言。曰。若何而可。鳳池曰。請試之。睹庭前海棠花數叢。風中搖曳。鳳池一躍登其枝。約體揮短劍。舞周旋進退。亭亭如蜂蝶掠枝上。花葉勿稍損。王驚笑曰。異哉。此真蜻蜓矣。鳳池聞。王贊歎。遽收劍跪一足。王前謝。起視足所抵處。陷下者尺矣。王乃信其言非夸也。曰。鳳池渺小丈夫。乃一重至此乎。是誠不可測也。濟南張大義者。亦力士也。身長